

楚

寶

楚寶出世間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燈

洛浦元安

夾山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初爲臨濟侍者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

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至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這裡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顛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至回問師汝豈不是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坐曰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養麤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

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  
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關書三  
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  
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  
關。黎此間無老僧。師使鳴山曰。任任且莫草草。匆匆  
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關黎  
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山將示  
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

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卽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洛陽，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寔處，後遷止朗州蘇溪。四方玄侶憧憧奔奏，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十二月，師乃告寂。

聖楷按：洛浦山在澧州石門縣東三十里，今有洛浦寺。其地與夾山相望，亦猶石霜之于道吾也。當時法席之盛如此。蘇溪在常德桃源縣北四十里。

育王弘通

曹山法號

衡州嘗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卽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燄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卽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大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聖楷按衡州嘗寧縣有塔山山腰有白石七級相傳昔阿育王疊石造塔處後人建寺于此謂之育王山

般舟惟勁

聖峯法嗣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繪纈，惟壞衲以度寒暑。時推頭陀行焉。初參雲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卽符會。一日謂鑿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鑿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鑿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生亦號三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卽華嚴第三祖賢普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





報慈匡化

龍牙法嗣

源州報慈藏喚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  
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  
麼卽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  
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  
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華開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

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  
開帳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問如何是龍  
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曰不擬曰如何  
是不擬去師曰怎麼卽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  
良久却喚某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  
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  
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  
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石門獻蘊

青林法嗣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  
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  
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圍頭一  
日趨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  
曰徧界是佛身子可甚麼種師曰金鋤不動地靈苗  
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開黎師應喏林曰剩  
栽無影樹畱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  
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會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會見林

曰既不會見爭知不受哉師曰祇爲不會見所以不  
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  
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雲滿金檀樹靈枝萬古  
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  
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  
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延入天冊府供養  
數日師後復避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  
風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聖楷按石門寺在襄陽南漳縣北四十里

石霜慈明

汾陽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話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取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嘗情服役。七

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内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自是師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師後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于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叅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且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謂

牛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護令偶欲之耳守大賢  
之任三年棄去遷南嶽福嚴嘗謁神鼎譔禪師鼎首  
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  
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敝衣楚  
音通謁稱法侄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  
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  
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  
子迺悉鼎回顧相嬰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  
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



不如聞名遂去。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後又赴道吾之請，遂住石霜。會都尉李公將捐館，請師至京話別。師問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師于後年，尋亦示寂。壽五十四。塔于石霜。

洪覺範慈明真贊序曰：鍾山僧達，菴居五十年，而

二十年掬澗而飲，長安窺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  
哉。迺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靡嫗之倩。曰：吾有欲  
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糞，且以十願律  
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奇風流，相映何其制行  
乃爾。相冥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  
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無權時之  
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之，存乎  
人。非特爲教者爲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施亦然  
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南之

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精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  
平等。逆順嬉戲。垢汙甚于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  
與日月爭光。真不纏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  
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爲  
之贊曰。緣任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  
相門緣寂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缸  
沈。簋出沒無所畏。使諸遊者心大定。種種驚怖成  
虛空。平生神共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宴  
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鈍根阿師終聽瑩。法

味迷醉如惺惺。瞿然奮迅爲一戲。句裏明人揆出。  
揆紫金鎖骨。眠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覲。當知其身  
如雷霆。稽首慈明嘗出現。

聖楷按黃龍南公夜聞悅師之言。往詣慈明室。曰  
惠南望道未見。比聞夜叅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  
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師笑曰。公已領衆遊  
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齋。畧呼  
侍者進榻。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師曰。公學雲門。  
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於時應打。

不應打公曰應打師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  
棒則汝自旦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  
應喫棒喫棒何時已哉公瞠而却師曰吾始疑不  
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師曰則如趙州嘗  
言靈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無語便  
趨出明日復詣室中師諾罵公曰正以未解求夫  
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師笑曰是罵耶公於言下  
契悟其肯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看破沒  
來踪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師以手

點沒字。顧公公卽易有字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公後開法嗣。師羅湖野錄曰。石霜清素侍者。晚遊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堯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荔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禪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咨扣素曰。

吾福鮮緣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  
悅卽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  
末後一句。始到半關。悅擬對。又遽問。以誓爲如何。  
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  
誓盡。居士張公云。由此觀之。寂音所謂道支。臨濟。  
與日月爭光。豈虛語哉。

芭蕉谷泉

汾陽法嗣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受法汾陽昭禪師放蕩湖湘聞同參慈明住道否因往省之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日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貧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初登南嶽住懶殘巖未久移居芭蕉庵

林間錄曰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隋葉觸波



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遊泉  
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  
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意泉死  
矣須臾晴霏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因又嘗夜坐  
祝融峯頂有大蟒繞盤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  
不見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蓋松妖  
也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  
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  
傳至今號飛來羅漢後遭橫民具報役柳城牢城

盛暑負土壅城經道弛担而坐觀者如堵說傷  
日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  
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異香郁然榔人至今供事之  
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我  
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  
喟然歎曰我平生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雲峯文悅

大愚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展喫、塗壑若喚作一塗壑、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展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手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空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再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

去心地坐後架桶籊忽散自架墜落師忽然開悟頻見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吐一辭復服勤八年後遊南昌西山會黃龍南公南公先受三角澄禪師印可師夜與語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南公問所以異師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卽流去南公怒以枕投之師復曰雲門氣字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卽背去南公挽師曰審如是誰可汝意者師

曰。福嚴。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南。公。即。日。往。詣。師。初。出。世。南。昌。翠。巖。次。遷。衡。嶽。岫。巒。峰。之。法。輪。未。久。又。遷。至。雲。峯。寺。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任。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指。鱗。鼻。孔。大。頭。向。下。鱗。方。丈。跌。坐。而。化。塔。于。禹。溪。之。北。

黃山谷悅禪師語錄序曰。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日。撈。漉。方。知。鐵。石。崩。崖。霜。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菊。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出。頭。也。

下一椎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泐潭。死水而印。  
慈明後則勅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而見黃蘗。看  
儂兩着。須天下碁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  
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老人擬欲全提。且救  
取無爲居士。

龍牙居遁

洞山法嗣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初叅翠微。問如  
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  
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  
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  
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任後有僧問  
和尙。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  
師曰。明卽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師至洞山。復舉德山  
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恭請。一日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肯服勤。入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叅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叅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師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聖楷按龍牙山在益陽縣。今志不載。



欽山文遠

洞山法嗣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少依杭州大慈山，寮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疑滯。後于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大。蜜不盡。師意。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

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  
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  
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頭  
退後曰看看師曰衾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  
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  
不得茶喫者多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粗言及細  
語皆屬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粗生師  
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聖楷按欽山在澧州西二十里

南臺守安

桂琛法記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  
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卽今在什麼處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  
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聾師因示  
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  
消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楚續

卷四十五

五

子

雲蓋用清

廬山法嗣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  
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叅長安潛契宗旨先任韶州東  
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僧問  
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  
恁麼卽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  
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鑽口訣  
擬議皆腦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

聖楷按雲蓋山在長沙善化縣西三十里峯巒秀  
飛望之如蓋上有虎溪蛇井白雲關諸勝雲蓋寺  
猶存遺址

大陽警玄

梁山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塲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照見父

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雲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至之。師嘗釋曹山三種。隋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隋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隋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隋師曰。已不明聲色。故隨處。隨須向聲色裡。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



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斲指掌當指何  
掌也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  
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  
以繼者乃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  
求法罷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  
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  
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  
斯二磐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日陞  
座辭宸塔于本山

聖楷按舒州授子義青禪師初遊宗席時遠禪師  
居會聖巖一夕夢蓄青色鷹爲吉徵屈旦師來遠  
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  
經三載了然開悟復經三載遠出洞上宗肯示之  
悉皆妙契乃付以大陽頂相皮履布直裰囑曰代  
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遂書偈送之令候圓通秀  
禪師師至彼無所叅問唯嗜睡而已執事自通曰  
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  
曰未可待與按過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繫床

呵曰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  
教某何爲通曰何不恭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  
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  
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  
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藉甚初  
住白雲次遷投子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  
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閑維獲五色舍  
利與諸靈異云

玉泉承皓

上北塔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陵人早慕北塔發明  
心要得大自在三昧元豐間首衆于襄陽谷隱望聳  
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  
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  
得聞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  
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王者私爲之喜謂我首座  
出世盛集緇素以爲欣艷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  
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

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迂玉泉。皓  
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犢鼻棍書。歷代祖師  
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于帶上。  
故叢林目爲皓布裊。有侍僧教之。皓見而詬曰。汝具  
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餐及耳。僧尋于鹿門如  
所言而逝。

釋曉瑩曰。世所同者道。所異者迹而已。浩之唱道。  
開豁正見。至于示跡。殊嘗則爲不測。入求于往昔。  
殆鄧隱峯會化之流亞歟。

蔣山佛慧

雲居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設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羅湖野錄曰。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

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  
江許既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  
海之燈泉遽對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鷄  
子穿雲過從來這盞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個東  
坡于是欣然以詩記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  
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鐘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  
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  
霹靂舌爲子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  
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盡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

泉復說偈送行曰。脚下曹谿去。路通覺堂。無復問  
旛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噫。東坡  
平生夷險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嶺  
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奮霹靂舌。爲吹散千  
峯之雲。在東坡不爲無得也。



雲蓋守智

黃龍法嗣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靈。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造焉。昌使謁翠巖真禪師。久之。無省及謁黃龍。于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紹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胞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

個遂作禮賓至相得款甚及死心復頌黃龍至政和  
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音卽陞座曰法門不幸  
法幢摧五繖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  
此入輪回

聖楷按智嗣黃龍慧南禪師所謂黃龍三闖是也  
死心嗣黃龍祖心禪師一號晦堂與智同嗣慧南  
故死心云師叔也後侍僧編次法語易入爲出智  
見而大詬之是時智年九十宗門大老之風今絕  
響矣

白雲守端

揚岐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從茶陵郁禪師。披  
剃。往參揚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  
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遑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  
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光  
生。炤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  
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儼者麼。曰。見  
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遂廬阜。圓通誦

禪師舉任承天師後。屢居名利。緇服雲集。嘗有頌云。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  
張大都緇素。娶分明。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聖楷按茶陵郁山。至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  
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  
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蹻度橋。一踏橋板而  
墮。忽然大悟。乃作偈云云。白雲端有贊曰。百尺竿  
頭會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州上。吟  
嘯無非囉哩囉。

五祖法演

白雲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此。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

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  
谷決所疑終不破次謁浮山遠禪師久之遠語師曰  
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  
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  
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  
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  
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白買○爲憐松竹引  
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  
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師有來山舉

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下  
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  
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  
覩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  
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  
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攜  
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任四面遷白雲晚居  
東山三佛侍師于一亭上夜話及燧燈已滅師于燈

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  
地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  
崇禎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  
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  
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四十里內  
巖谷震吼關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聖楷按演公三佛其一爲太平慧勤佛鑑一爲龍  
門清遠佛眼一爲圓悟克勤佛果佛果初至真覺  
勝禪師之席勝方剝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漕溪一



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從步出蜀首，  
謁玉泉浩次，依金鑿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  
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宗屬子矣。最後  
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着一頓熱病打時，方  
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  
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  
卽歸五祖，病痊尋臚祖。一見而喜，今卽參堂，便入  
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

日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  
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  
且仔細師適躡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  
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  
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庭前拓鉢子彈師忽有省處出見鷄飛上欄  
杆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  
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緯笙歌叢裏醉扶  
臚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

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所汝喜祖徧謂山  
中耆舊曰：我侍者恭得禪也。繇此所至推爲上首。  
後還里省親，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  
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  
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譚華嚴旨要，曰：  
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  
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  
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  
風。而之波公，下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

祖師西來意是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事理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

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媿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得居碧巖。久之。遷主潭州嶽麓道林。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已事咨決者。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伊道。衲僧須具緇素眼。始得。及聞我上堂道。同時出入宿世冤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于禮。必須獲益。及請

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團爐數匝且行且語你  
自會得好遠曰有冀間發却爾相戲豈法施之式  
哉禮曰汝佗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  
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探撥有些子  
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遶當破窻隨  
因緣洞符所證圓悟因詰其寮舉青林搬土話驗  
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其麼難出圓悟曰  
只如佗道鐵輪天子寮中旨又作麼生出遠曰我  
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圓悟退而語夕齋曰喜遠見

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詞○子○烏○巨○行○公○有○頌○發  
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  
齒○滿○堂○無○限○白○頭○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  
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確○背○善○財○謾○說○百○城○遊  
何○曾○踏○着○自○家○底○

上封佛心

黃龍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初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訊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柳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  
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  
至藥山採薪處。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  
腰下刀曰。鳴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砍勢。師忽欣  
然。擗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微微大海  
乾枯。虎空逆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洩。  
後分于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利。

聖楷曰。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每謂人曰。今之學者。  
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

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  
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  
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錘  
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  
之心已枯竭無餘矣。今觀上封才禪師之徹悟，固  
由揮淚中來，抑靈源有以涵養之也。如瀉山之于  
香巖，慈明之于楊岐，俱用此法。

文殊心道

太平法嗣

朗州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  
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  
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大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趙州  
栢樹子話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  
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  
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設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  
入門來師以拳擗破窓紙鑑卽開門搗住曰道道師

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傷曰趙州有偈相掛  
話禪客相逢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  
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與面罵禪人若具  
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  
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建炎三  
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暗  
曠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  
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  
曰學道所以了生處何避爲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

汝心賊卽舉衆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弭席覆之而去  
聖楷按道禪師法嗣其一爲思業禪師嘗德府人  
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  
丘述偈曰昨日夜又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又  
不隔一條線往見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個  
甚麼便乃剃頭行脚業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  
兒參堂去業便下參堂後嗣任文殊日上堂舉趙  
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  
我不得其一爲楚安慧方禪師潭州許氏子初參

道禪師于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舟過湘  
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  
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  
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觀此二公悟境迥  
出尋常。昔死心自譽曰。天下人摠是參得底。禪某  
是悟得底。參之與悟相去幾何。但信自心立地成  
佛。非虛謬耳。

九峰無念

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九歲投本羈  
寶林寺。無極緣公爲師。初不識字。執苦經年。自覺大  
事。不了。往叅荊州無聞和尚。問舉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話頭開示。師頻發大疑。日夕叅究。復躡寶林。二十  
二歲。詣宣州登壇受具。後入嵩山。住靜。影履不出。嘗  
穿一衲。脇不沾席。精勤逼拶。一夕見月。有省。偈云。數  
載東山昏霧深。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睹霜天月。  
萬象全彰一鏡中。是時緣公奉詔住開元寺。師遂出。

山往見緣公復東抵姑蘇叅萬峯蔚和尚峰見師入  
門便喝豎拳云擊碎虛空只一拳血星迸出遍三千  
回頭轉腦知端的放去收來摠一般師隨聲答云一  
拳擊破虛空迸出一輪明月堂堂獨露真嘗到此本  
無言說峰又拈起古鏡云速道師答云威音那畔時  
罽出非銅鐵一點甚分明大千俱炤徹峰肯之辭題  
寶林峯親書法語贈之以偈併布製二十五條法衣  
一領師由此至洪山道風昭著縉俗景慕洪武十六  
年萬壽寺西結菴爲方丈因名西菴師一日東去四



十里許九峯山口有老翁引師直至師子巖下翁忽不見是時山徑未開諸虎裸處師趺坐數日近山居民見師端坐驚喜稱歎於是楚昭王聞之遂爲開山建寺二十七年以通靈侯奏 欽奉

太祖高皇帝遣中官召師至京迎見便殿命坐賜茶對談般若機語相契命送至天禧寺次日復召賜齋師謝恩就辭 上遣中官賚果饌伴送兼賜宮中所製襟絲衲衣二件金鉢瓶匙筯各一并 御製居山圖序詩文一軸題曰諭僧無念二十八年冬復遣中

官賜織金紵絲袈裟一領并銀瓶罽皿等件松實松  
花二罌特賜松實詩并序永樂三年乙酉十一月二  
十九日師將示寂請楚王殿下到寺說偈曰世尊  
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葦藏海依舊水連天師復  
囑曰殿下珍重保守護持佛法語畢坐逝壽七十八  
臘五十七全身入塔塔在師子巖下謚清福廣慧無  
念學公禪師